



消。要是逼急了，谁还能说一定能把越国斩尽杀绝；我们也已兵疲粮尽，何必再去化大力气冒大风险！”

伍员当然没被说服，但夫差却更坚定了允降的决心，他说：“越国纳款投诚，吴国边疆已经安定，各方诸侯必都看到我吴国的盛德。”文种乘机拜谢上天说：“愿吾王这一辈子长得寿考！”又拜谢伍员说：“愿相国霸业威行四海！”

夫差让文种快快回去奉行投降求和之事，“我已亲许，决不食言！”这话实际主要是讲给伍员听的。文种再次叩头出营。

伍员此时十分难过，想想功败垂成，来日必悔之无及，只能再一次说：“主公不可许也，主公不可许也。”伯嚭则说：“主公不会失信。”

夫差说：“今日已累，中止升帐。”头也不回地返回自己的寝帐。

## 五 西施捧心

日子过得很快，离开西施、范蠡定情已经有一月光景。从当时的初春已快到春尽，周围的环境随着季节的变化，又幻化出另一种模样。

西施目送范蠡之后的光阴并不好过，她虽然说不管多少日子，都会坚守不移，但心里却不平静。随着春风几度吹拂，山里的野花开了一阵，又败了一阵，落花随风而去，有的吹落到

山溪之中，流淌到无尽的远处。亲见自然界的种种变异，西施陷入了种种沉思之中。她想范郎大概也随风而去，在若干里之外，或在长亭马上，或在阳关笛里，不知可安可宁。真想随风而去，陪伴在心上人身边。她又想花开花落有一定的规律，自己与范郎何时重逢不知可有个准期，遣媒迎娶不知能否实现，好事真正多磨。

从浣纱溪边至今屈指算来已有三十多个朝夕，音信一点也没有，哪是为了什么原因呢？在无奈之中她也想过，那个青年男子会不会是个闲游浪子，故意骗人；如果真是范蠡大夫，又会不会是随喜调哄？如果真相信那一天都是真实的，只怕日子越来越远，关系更加见疏。最后没有着落的事物，真的也是假的。要是相信那一切全是假的，可是形犹在目，言犹在耳，实意实心，还有装得那么像的吗？宁可信其真，不可信其假；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

这些天来诸暨浣纱溪虽然山谷幽深，人烟稀少，却也闻到一些战声。据说吴越交战，直捣会稽，干戈兴起，百姓逃亡，但还没有更确实的信息。西施想来想去最后把原因归到兵戎之事上，范大夫国事军事忙碌，抽不出功夫，也是可以原谅的。如果这样再迟那么一些年岁，自己也决不会他适别恋。话虽这么说，但心总还是放不下，辗转疑虑，日夜忧煎。

西施若干天里茶不思，饭不想，吃得极少，许多想法对寡母也没法商谈，晚上常常睡不着，不由得脸上失去了红润，腰肢更显得疲损。她脸上失去了往日常存的笑容，愁眉紧锁，半夜睡觉的时候还不时为恶梦所惊忧。她出门的愿望减弱了，因为怕看窗外的游蜂，怕沾飘落的飞絮，减少了浣纱，常常独自昼





卧，叹息声时时得闻。

西施的母亲关心女儿的身体，问她是不是病了，她说稍有不适，不要紧的，休息几天便会复原。西施自己是知道，这是一种心病，只要一旦心药来到，自然便会痊愈。

西施一日起来照镜发现头髻下垂，香消玉减，容颜憔悴，顾影自怜，流下了几滴眼泪。她想，西施呵西施，只为片刻之间见到一个心上人，动了情面许终身，就落下了如今的病根。自己并不是个惯于打情卖俏之人，更厌恶做路柳墙花，谁知却摊上这么个遭遇，你说冤也不冤！但愿这只是个好事多磨，在眼前突然又出现心上人，由喜鹊筑起一座长桥，渡河得到相会，相依相偎，永不分离。而鼓乐声声，红裙花轿自天而降，一片喜气，其乐融融。想到这里西施脸上露出近些天难得见的笑容，整了整衣衫，拢了拢头发，腹中有些饥饿，准备去作些饭食，吃上几口。

门外响起了母亲的呼叫声，让收拾纱锭，西施连声答对，而心口突觉有微微的疼痛，忙说自己身体不快，又懒洋洋地躺在床上，闭上了双眼。她希望心上人在梦中能来到自己面前，以慰惦念。母亲紧走几步进屋，念叨说真病得不轻，看来还得去找一个女医，尽快治疗。